稼村類藁

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稿卷十七

箋表啟狀疏詞

元 王義山 撰

代江西運司賀乾會節表

龍御中春世誕龍飛之聖旋著嘉會合乾後慈闈一日

爾母宸宮之二月之祝於惟開健純粹篤實輝光禹立

[illegible]明四時邦惟帝臣時維孟夏之

初節届千秋之候舉仁祖乾元之典合神宗同天之符皆四月之良辰慶九重之睿筭臣叨持使節阻造朝班受命無疆惟休正閏握珎符之始廸見冐聞于帝顧綿延歴数之長

代賀壽崇節表

南陸呈祥王母介在躬之福東朝稱壽嗣皇修為子之恭四海懽聲一團和氣恭惟躬行柔順道體静專充廣徽音天下仰姜任之懿昭埀慈訓女中有堯舜之稱矧

誕彌俱慶於兩宮而際會適先於一日臣越在外服阻
造大廷會慶殿奉親盛舉祖宗之典華封人祝聖願殫
臣子之忠

代衡州守賀度宗登位表

繼照四方夙啓離明之象出寧萬國時乘乾造之龍兆
姓屬心百靈受職中賀竊以后憑玉几於貽末命之道
揚王遺寶龜正爲大歷之嗣服下立生民之命上當洪
造之心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繼繼承承悉臣悉主恭惟

英姿天縱潛德日昇主鬯東宮仁孝敬恭之益著負扆
南面謳歌朝覲之皆歸天地神祇永有依華夏蠻貊罔
不率臣濫叨小壘阻造大廷拭目望風應但知於如草
舉頭見日嚮尤切於傾葵

賀皇太后表

嗣王時乃新位既臨於南面天下養之至禮莫重於東
朝萬世無疆四方來賀中賀恭惟躬履節儉德益高明
卷耳求賢審官不替憂勤之至下武貽謀翼子要皆贊

育之功乃今誕受於多方亘古獨尊於聖母宮庭雍肅
海宇謳歌臣邈在南營遙瞻北闕莫聯班尾載修稱慶
之恭惟有旌心備述欣逢之盛

代湖南憲司謝登位赦表

大人繼 明萬國覩龍飛之御君子宥罪八荒拜洪造之
恩大哉王言憂以天下 中謝 竊以舜嗣位而肆赦象刑
以至於無刑成即政而新民曰辟又從而勿辟越我列
聖憲於前人皆於繼體之初先此施仁之務自天而下

如歲之春恭惟禀性寛洪宅憂恭黙祖宗以有家全付率由舊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哀矜庶戮甫登寶位誕布綸音方涣風朝布於九重而解雨夕周於四海瑕穢盡為之盪滌獄繫毋使之滞淹雖在荒陬均蒙曠澤臣謹已宣揚大號遵奉寛條嘉與疲甿共覩新政衣冠無盡不圖還上古之淳囹圄既空恍若再成周之泰

謝皇太后表

乾龍御極東朝仰具慶之尊驛馬流星南土被本朝之

化宥過無大惟惠之懷中謝恭惟內輔先皇中興炎祚
青宮蚤建爲天下以得人洪業丕承曰吾君之有子肆
頒大號亶謂曠恩臣越在炎荒欣逢盛際受福于其王
母載歌女堯舜之賢好生洽于民心益進皇羲之世

代永州冬至節慰表

雲馭登遐方抱烏號之痛土圭測日歘增駒隙之光時
式届於陽生情可勝於陰諒中慰伏惟業業若虞帝嬛
嬛如成王短鄗齊喪釋尚遲於麻冕長逢周至悲莫奉

於瑶觴茂對剛辰倍深哀思臣叨承郡寄阻造班僚想五更三點之朝尚追思於慶禮曆十有四傳之托願少抑於冲懷

代永州冬至節慰皇太后表

玉簫聲遠慨天仗之遐昇綉線影長痛霞觴之莫舉一陽復長三殿咸悲中慰伏惟德婉媯皇志同太極儷宸位四十載孰不稱賢祝聖壽億萬年所期同久倏驚南至頓隅西遊舉天下以盡傷宜皇情之悽愴臣職叨漢

郡属忝周宗文德殿前悵莫伸於賀臆長秋宫裏冀少
抑於慈懷
代賀壽崇節表
南極陸離屬正炎衡之序東朝燕喜聿開沙麓之符慶
溢怡愉歡騰晉率恭惟功參太極德被生民由佛地來
同釋氏下生之旦膺皇天眷肇文王以聖之休聖節遄
臻昌期孔熾臣棲身農畝稽首宸廷祝玉隆萬壽之香
晨昏益敬數瑤池千年之實日月彌長

代賀乾會節表

星文聚奎重際泰平之歲日度正畢誕開震夙之期慶衍無疆歡騰有截恭惟聰明宅下精一執中祖武克繩先乾元之節五日母儀是奉後聖崇之宴一朝寔鍾電繞之祥茂衍嵩呼之慶臣偶叨祠廩阻綴廷班祝玉隆萬壽之巵敢忘美報進金鑑千秋之錄尚抱微忱

代湖南倉司謝賜曆日表

曆紀龍飛四十春之景運時嚴象授三百六之初旬一

札賜書萬邦承德中謝恭惟化成恒久政察乾文璧月
珠星驗漢史太初之奏箕風畢雨叶洛書五紀之疇王
正又始於建寅休命有開於後甲肆頒日御以肇歲功
臣敢不宣布上恩恪恭臣職楚鄉農事益殫平秩之勞
周廪豐年預謹斂藏之備

代湖南倉司賀明堂慶成表

宣重光於癸亥載舉精禋新萬物於丙辛迄成熙事馨
香一德肸蠁三靈中賀恭惟持守太平緝熙純嘏六月

喜雨過書大有之祥億年敬天爰秩無文之祝青禁肇司於七邑紫壇共奉於璧圭受命溥將歛福敷錫臣屬縻馳隰阻效執籩多士對越在天逾想駿奔之列率土各以其職頒賚燕享之詩

湖南憲司謝明堂赦表

重屋精禋昭格三靈之饗端門肆眚率由二祖之規大號載馳懽聲旁洽中謝恭惟配天其澤守位以仁蠲賦明年益顧培於邦本受釐半夜正專鄉於宸躬霈雷雨

之滿盈溥乾坤之曠蕩臣肅將使指叨被德音四十載措刑將晝衣而不犯六百石察吏敢奉詔以弗虔

代衡州聖節進銀表

虹流華渚載啓昌辰金貢衡陽聿修臣職前件物坤珍所產常賦後供旅百充庭仰祝瑶畐之慶三千同德遥瞻玉陛之春

天基節功德疏

堯蓂五莢載符繞電之辰漢岳三呼虔祝後天之算一

人有慶諸佛同名伏願道濟乾坤壽齊箕翼皇綱帝業常居一統之尊聖子神孫益衍萬年之祜

壽崇節功德疏

四月八日同佛生辰億載萬年為堯文母忝綴祝釐之職肅殫歸報之忱伏願行地無疆後天不老西桃三千年而花始實玩景瑤池南溟五百歲而葉方春齊休寶祚

壽崇節功德疏

景長南陸荷天之休位正東朝介福于毋懽騰宇宙喜

溢宮闈伏願山翚脩齡川增多祉以天下養嗣皇頻捧

於玉巵極域中尊徽號又新於寶冊

乾會節功德疏

離照重明天臨諸夏乾嘉會合日紀千忱輒攄傾藿之

心仰祝如山之算伏願與天同久如日方升四海九州

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壽齊箕翼之長闕

代永州進明堂銀狀

九筵度尺恭逢周祀之嚴三品惟金敢效荆州之貢儀非及物奉謹供王前件物治於鑿山之餘等于曰幣之列四海以職來祭皆共給於包茅萬寶得秋而成願告豐於多稔

南安郡守到任淨衙醮詞

宅生千里俯求夏屋之安畋敬九天仰竊喬雲之燾此心不二大造無私伏念臣某奉命分符及期祇戍聿來胥宇方延見吏民之初躋彼公堂懷震凌風雨之懼内

則欲托燕巢之穩外則欲安鴻宅之離況師旅飢饉之
相仍而撫摩勞來之未易不有宏覆何以奠居爰三肅
於玄壇肅肆陳於清醮伏願上帝臨汝至誠感神與國
同休集四境平安之福及春將毋一堂長幼之和

南安郡廳上元設醮詞

治郡罔功倐更瓜戍籲天有請輒控芹誠適元夕之屆
期為下民而致禱伏念臣某自叨臨遣粗守廉平方寸
地但存惟思仰不愧而俯不怍一瓣香敬為所期又用

明而家用康兩年不替於撫摩千里幸歸於安靜皆由
帝力匪曰臣能雖京兆止五日之留行將告去然刺史
任二天之托常懼難勝

南安司理院上元設醮詞

帝德好生非得已而立法人情欲壽蓋不幸而罹刑謹
瀝丹忱仰干洪造伏念臣某自叨臨遣粗守庸平徒善
不為徒法不行兩務剛柔之當何敬非刑何守非法一
皆忠厚之推未嘗嚴以三尺之苛惟有寛之一分之心

伏願轉乖沴為和氣化强梗為良民雷雨之動滿盈需
洪恩而作解天地之間潤澤俾生意之咸豐

稼村類藁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二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賀前宰相葉西澗除侍讀

恭審渙發明綸晉登耆德琳宫詔禄優加典禮之崇羣慳橫經允賴謀謨之益朝有壽俊國之典刑嘗聞自古之為君大抵好臣其受教以虞書而考僅稽古之片辭

迨說命所陳始曰學之一字因以仰稽於二帝從而歷
考於三王有若虢叔有若南宮括有若散宜生固多輔
翼學於君疇學於務成昭學於西王國猶切咨詢此儒
道之大所以為萬乘之師雖天子之尊猶且取匹夫而
友矧是訓儲之舊德卓然名世之儒宗恭惟其官六經
老師兩朝碩輔王曰甘盤遯於野豈忘北闕之思湯於
伊尹學而臣嘗記東宮之舊頫公再起為國一来雖退
居珎館之間宜客侍金華之讀盖冕旒雖貴而儒弁尤

足貴堂陛雖嚴而講帷未嘗嚴厥今聖德已極於高明
學力猶加之勉強初不以生知之質而忘其明辨之功
雖王求多聞固古訓之是監然國有大政捨故老以疇
咨敢以狂斐之言少効涓埃之助嘗讀伊川之訓似為
先生而言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顧即正
黃扉之位庶少寬丹扆之憂仰惟本朝具有成憲呂晦
叔元祐之再入鄭忠定淳祐之重來皆由祠庭入侍䆔
直矧俱以儲宮之師保而復登揆席於廟堂願公毋過

於執謙為世又開於新泰某欣聞麻制喜出門墻每遡本以尋源知受恩之有自歌壽考維祺以祈台背顧方養老以乞言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行即正朝而顯面

賀葉西澗拜左丞相

恭審渙發宸綸復司台柄考槃澗處未容綠野之遊東山衮歸再為蒼生而起黼座記勲名之舊黄扉又風采之新巖望具瞻國勢增重嘗伏讀中書之壁記因歷數本朝之名臣李復古之重來趙中令之三入向文簡自

咸平當國繼相祥符王沂公於乾興秉鈞復佐景祐還曩時所坐之處皆斯道得行之時至若寬夫之爲平章公著之居次輔允爲同列之盛此尤近代所無别令登庸與昔輝映恭惟某官一德元老兩朝師儒清時蕭散勝事園林固欲遂優游之樂大旱霖雨巨川舟楫正有資宏濟之功别救斃急於救焚而望公甚於望歲白駒皎皎食我場藿寧忍晦藏束帛戔戔賁于丘園愈加尊禮此慨然起於屢聘之後盖将以寛乎九重之憂方今

大勢固似乎鎮安衆弊尚勞於梳剔離鴻雖集澤而鼅
鼄間爲之跳舞振鷺雖充庭而鵾鸅尚慮於飛揚雲斷
峴山聲咽東流之水海環京口氣寒北固之樓甲寅之
報方殷庚癸之呼未諾此危機轇轕之頃正君子經綸
之秋必堯舜其君民爲皋夔之事業仕宦至宰相初非
羨公圭卷冕之榮端委坐廟堂自可措天下泰山之重
某一寒有素百拙無庸念豐水迂儒誰歟待國士以國
士拜杭山大造幸甚爲門生之門生揆分侻踰托身造

就一瓣香為曾子固實受賜於歐公新進士謝馬裔孫
當歸思於裴韓況今三賢之謀政是必二般而用人自
慚竊衣鉢之餘又獲囿甄陶之下葉子昂愈光清德已
屢形天語之褒王岩叟不出他門深有賴化鈞之造
賀憲使李肯齋除將作監兼京尹
奏最憲臺陞華匠監商邑翼翼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巖
巖聳觀瞻於衆望神京增重輿論歡馳某官識貫古今
名溢宇宙家傳忠正究然乃祖之服勞學有本源豈特

厥子之肯播麾節屢持之後縉紳爭誦其名嘗記執事
丞農扈之時曾舉大易為先帝之告其議論每根於理
皆家庭所得之真謂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各當之卦
十有六其卦宜多亨利而二五之辭多艱以六居五以
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其卦宜多悔吝而二五之
辭多吉蓋以君道以剛為主不患其不剛患無柔以濟
其剛之偏臣道以柔為恭不患其不柔患無剛以裁其
柔之過使伊川及見必言此學之有傳儻誠齋復生自

謂吾識之未到列今魚水一堂之會雲龍千載之逢少
馬輦轂之最閒行矣冕旒之柄用盡推行於所學大經
濟於明時其於輔君德則必能以高明柔克者見之條
陳其於盡臣道則必能以沉潛剛克者見之施設以弘
祖烈以展忠忱某折職短才濫巾末第立身行已惟知
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二水之
户誤為兩臺所知遂為朱轓皂盖而來得泛紅蓮碧水
之勝湖南之幕多賔客有愧諸賢冀北之馬無留良尚

祈一顧甚欲先景星鳳凰之覩或可為明月烏鵲之依遊
鄭公之鄉既稔聞於至德為肯齋之客誓不負於師門

賀吉守倪儆齋熏倉闕省闈座主

侯藩奏最庚節陞華帝曰大江以西孰司民命公為良
吏之表有偉政聲詒雨九天雖雷一道其官所立顔氏
之阜爾其氣孟軻之浩然科第非為求溫飽之圖學問
直欲造聖賢之地三聲雷繞鴻臚鸞殿上之傳五色雲
呈大史奏榜中之瑞試以本朝而考孰擅甲科之稱在

元豐則陳瑩中以鯁直名在元祐則胡康侯以剴切對俱以三名之雋褒然一榜之中寫之汗青爛然忠赤仰惟執事卓繼前修盖嘗伏讀昕庭大對之篇覔為累科狀元之冠謂時哉不可失而幾者動之微爱治世則以年穀祖登為茍安警明主則以邉境庶定為當慮以言乎正朝綱則歸之於去例用法以言乎強國勢則歸之於居重馭輕鄙視公孫諛佞之辭突過董子迂緩之説儻使早躋於大用斷能盡展於宏謨試行前日之所言

詎止今日之小補而乃廉馭郡符而出荐膺使節之榮
載惟庾臺最係民脈憶昨淳熈之際適丁浙東之飢維
我方公欽哉帝命念民生之未遂知宸慮之軫憂謂一
道所係莫重於常平而七事之條皆關於民瘼或言流
移之當邺或言檢放之宜先或言五等之遇災者當免
歲租或言上户之減價者合行當典遠取富鄭公活飢
流之法近述趙清獻行賑濟之規凡當時修荒政以聚
民蓋其學為生人而立命慨先儒之既往幸美意之可

尋刴令水旱相仍飢饉猶有烝民乃粒邦作乂孰與奏
艱大田多稼穀不穰誰其發廪敢以紫陽夫子望吾儆
齋先生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舉子戰春書曽誦聖俞
和同列之詩御史肅霜威喜聆涪翁稱監試之句雖艱
甚間闗之四舉猶幸而忝竊於乙科初筮零陵訪漫郎
三吾之迹挈來横浦尋濂溪一脉之原誤蒙部使者之
知俾玷邑大夫之職其柰學非子賤賢不安仁敢不於
催科撫字之間審所謂先後本末之序惟是出門墻之

舊聳然覩綸綍之新東坡乃歐文忠之門生既夙蒙於
陶鑄昌黎為鄭相公之屬吏深有頼於帡幪

代王憲賀常蒲溪入察

光奉丹綸肅持白簡龍飛天子重六察之事權烏府先
生新一臺之風采縉紳聳動殿陛尊嚴恭惟其官孟氏
之氣浩然顏子之立卓爾有犯無隱何問宰相尊諫官
罕獨立不羣所謂舉世濁衆人醉疇若予來簡在王庭
仰觀法莚第一義之陳大振御史總百官之職勇於排

擊赫然奮揚盖榻前一磚正是臣子慨慷極言之地然
天下多事始為聖掊馳騖不足之秋況方今皆曰粗安
而大勢亦云僅定時弊極論似不煩岩叟之力言近侍
戢姦初何待劉庠之太激然而安者危之伏泰者否之
招有絶人之資而無可畏之防先正所以為明主慮建
久安之勢而成長治之業有識所以為世道思夫既抱
愛君憂國之忠而又遇明目達聰之聖一士諤諤百寮
師師矧今樞臣即公同譜首蘭宫之選等是科名踵栢

臺之除居然步武益聽直聲之著旋躋省府之榮源流本出於一家事業相輝於兩地自裏行搽政柄將並美於堯俞由監察踐台階且匹休於微仲其驅馳所至覆幬是依覩御筆之新除激愚衷而深喜之子駿福星之譽正欠一勾誦山谷威霜之詩章寬三尺

代南安守賀洪雲岩尹京

顯膺帝綍坐鎮王畿仰京邑之皇皇壯哉天府瞻師尹之赫赫知是雲岩除目一新輿論交慶某官家聲忠赤

學力老蒼泰山北斗之材名金鐘大鏞之器質真踐實
履居嘗革諸老於咸淳忠言嘉謀直欲挈當今而堯舜
嘗考先正序於潛諸洪之譜乃知名宗同鄱陽一脉之
原不特參之派系而同抑且均此簪纓之盛兩家父子
衣鉢相傳一門兄弟塤箎競奏然平齋之後尤盛豈忠
宣之美得專若昔季方當家翰苑乃令伯氏即日盤洲
矧惟衆大之區尚煩經濟之手邦畿惟所止此然吾國
之尊安商邑赫厥聲可以他人而彈壓伊欲聳四方之

壯觀其可無一代之名流厥今朝廷清明輦轂澄肅宮禁既無宣索之旨權貴不聞干撓之風此包孝肅得行其志之時而歐陽公難于以私之日上所嘉奬公其奮肅自京尹而叅政柄稽之故典由開封而拜宰相邇此殊恩

代賀吉守趙端齋除江西提舉

皇華典庾紫詔揚庭帝曰江右之民方茲困極卿為廬陵之守乃以最聞不易地而建臺爰自天而錫命屬吏

聞風而起畏部民舞手以文懽竊惟庾司最係民命自
李悝之請平糶首言發粟之方迨壽昌之奏置倉正為
便民而設自時厥後此意猶存或號常滿者蓋取儲積
而有餘或曰永豐者意在充裕而不竭武德則以義而
置貞觀則因社而名至我本朝重爾民食置場而糶則
始於淳化增價而歛則本於咸平以廣惠為政則嘉祐
之至仁以賑歛為心則慶歷之良法維我文公之出時
在淳熈之間浙東告飢使節將指蕫上寬於宸慮拯寡

遂之羣生謂常平之制實關民命之司而七事之條先
為天下之法或言當首寛於檢放或言當厚恤於流移
或言上户之減價者賞典未行或言五等之遇災者歲
租當免至述乎招徠廣米歷陳乎誘致海舟為吏而奉
行不虔者願以奏劾聞居官而老病無能者請以揀汰
去惻怛而能愛民者暫以權攝用材力而堪任事者不
當以常法拘遠取趙抃賑荒之遺規參用富弼活飢之
成法葢以關雎忠厚之意安吾鴻鴈離散之民是以盜

賊不起穀價不貴當荐飢之歲而獨浙東如有年闗市
不禁澤梁無禁當急賦之起而獨浙東無横斂此皆得
司徒聚民之政豈特侈皇華于隰之光真一道之福星
作九天之霖雨若然則朝廷之委寄夫豈在茶鹽之煩
苛某官志大而氣剛才高而識遠見諸議論漢忠鯁之
更生作為文章唐詞華之李白早表瑞芝之最又聯玉
笋之班上眷方隆朝論惟允紫薇紅藥宜晉陟於穹崇
白鷺青原乃尚煩於管領帝方疇於偉績民願借於我

公俾庀職於周倉用疏思於漢節依舊棠陰之蔽芾聿新絲轡之光華矧今飢饉方殷新陳未續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果何道以致祥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當視人而如已猶幸所在義倉之積不如其他公廩之虛大田多稼穀不穰前此豈無於積粟我庾既盈廩維億今焉尚可以發棠不亟救之何嗟及矣敢以紫陽夫子望吾端齋先生如某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屢黜於有司而不攺尚期彔硯之磨四舉於吏部而後成有愧韓檠之弃

喜聞綸綍辱在門墻愧賀厦之已遲幸摳衣而予進故敢懇切而述先儒之政然後歸依而及此身之私

代賀臨江守江古崖到郡

光膺鳳檢榮領虎符上念大邦誰可任承宣之責分當遴選正有資撫字之功和氣先庚而已孚懽聲旁達而交慶县官才高而識遠志大而氣剛絕似乃翁僉曰父前而子後仰惟伯氏所謂令人而古心此家學之相傳為時流之最偉朝家重之為天球夷玉天下目之為景

星鳳凰老氏藏室道家蓬萊玉笥洞天豈應風日閭臯
福地却愛江山然而黄覇守潁川於承平之時信臣治
河南於無事之日不過振摩而已曽無葺理之難維今
清江非昔樂地粤自干戈之後遂成塗炭之塲安牛犢
之業者不無望於撫綏集鴻鴈之澤者不無資於還定
市井雖漸復而無葢之民猶露田野雖粗豐而忍飢之
腹尚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曷日胥室家之
慶七月烹葵八月剝棗九月穫稻何時遂耕鑿之懽因

思累政以來誰擅賢侯之譽王留耕之講求民瘼極力救荒張松山之請免楮皮為人除害此二公所以遍登要地而一郡所以指為美談自非我公疇繼前哲行即歌騰於襦袴佇看寵錫於綵綸某聞道最迂讀書能幾思昔我祖嘗忝司宗爰念箕裘易染膏粱之習俾同常布力加翰墨之工妄希科目之華不墜詩書之澤家聲雖寂每思家學之傳世祿縱榮猶望世科之繼不謂濫叨於秋貢至勤送上於春官奏賦入明光之宮豈能忘

於妄想出門問長安之道願指示於榮途

稼村類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三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通賀南安守周竹友

光膺鳳詔來頒虎符試數周行誰如竹友肯來庾嶺為愛梅兄此君清哉斯民幸甚某官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其學問為老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賦

等兩都而上突過孟堅詩自晚唐以來絕似賈島亦既蜚英於璧水久當接武於玉堂而乃唾視九遷廉取一郡維今横浦乃昔名邦曾辱先儒之肯來遂脈斯道於不朽侯今庚止士何幸歟不特理學之有傳抑且譜係之同出然嘗怪義理相先之地胡尚有冥頑不靈之風最是邇日以來不勝良民之害嘗以先漢而考居多良吏之稱然而黄霸守潁川於無事之時吳公治河南於承平之日不過撫摩而已曾無平定之難矧今綠林之

擾暫寧潢池之警粗息盜亦有道或者激之使然人而不仁胡可疾之已甚然過於姑息則易流於縱必有所好惡則斯謂之能要於春風和氣之中加以烈日嚴霜之峻將見以威而輔德自能易澆而爲淳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彼豈終於梗化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宜各遂於安居佇俟最聞即膺表選言覲帝綍促入從班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所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奈書生薄命歐陽子不

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皆可以得志初
筮零陵之户濫爲臺幕之遊歸而再調於銓曹凛甚來
司於獄掾匪藉二天之宏覆其能一日之苟安佇快鳳
凰之瞻不勝燕雀之喜周公報魯國之政即膺尺札之
召還王勃記滕閣之文或者寸長之獲展

通賀道州守楊髙峯除江西倉憲

顯被宸綸將明庾事洗清東廣昔騰提刑雨之歌臨照
西江今幸使者星之至觀瞻丕聳風来維新某官其道

則格物而致知所學乃尊王而黜伯傳孫明復不傳之秘衣鉢此經發胡安定未發之言筌蹄其解舉子業特其餘事大手筆其誰爭衡卓然以春秋而名家宜乎為學舍之高選憶昨守春陵之日以身為吾道之宗謂上天非偶生賢掐於此邦其初意正欲闡圖書於來世偉哉先覺開我後人乃再闢於書堂遂肇興乎祠宇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人以為濂溪之生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士者曰高峯之賜不特為作成之地又且兼教養之方

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特侈儒宮之盛有飶其香有實其
積仍豐米廩之儲厥初養士止二十員其間為田僅一
百畝公力為之充拓士何幸而蒙成授孟子室而養弟
子以萬鍾廣哉教育侍仲尼居則曰先王之要道多所
講論至於西江持節之時是又先儒為憲之所式敬爾
由獄即曩時爭南安之囚自以為不寃猶前日辨分寧
之獄何我公之宦歷皆往捂之舊遊如此祥刑僉為得
元公愛人之意茲焉司廩又將舉考亭荒政而行時維

淳熙公持使節謂一路之命乃常平所係此七條之奏為天下而憂矧今歲歉相仍民飢猶有願以浙東提舉之政福我江西諸郡之人佇俟勲庸平躋法從某士林芥爾學海遲如少習詞科未免為陸子靜楊誠齋所鄙歸来理學未易造程伊川張横渠之門每嘆迂回塲屋之間惟知刻苦燈窗之下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亦可

以行志初筮零陵之户濫為臺幕之賓歸而再調於銓曹凛甚未司於獄掾匪藉憐幪之庇能無瘝曠之憂以石生為媒温生為才倘一經於題品如伯樂不顧匠石不睨果何賴於提撕

通賀楊倉憲除提刑

眷隆丹扆光被綉衣自汝水而穎川屹兩臺之崇峻由庾司而憲節聳一道之觀瞻除書方雨於九天輿論已雷於列郡具官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比

乾淳諸公箇樣人品衍濂洛正派吾黨宗師帝曰在大
江之西誰能任一道之責要必得朱紫陽浙東之政然
後活富鄭公青州之民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爰重諮諏
之寄鴻鴈于飛百堵皆作果收安集之功既績用之彌
彰豈褒嘉之敢後乃令持憲有脩建臺雖明刑司廩之
殊然為民立命則一禹思溺者稷思飢者固由惻隱而
推臯曰殺之堯曰宥之尤體忠厚之至然嘗考童貢之
為郡不能無溪峒之可憂賣劒買牛固不終於梗化好

人怒獸亦未易於革心惟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將見以嚴而濟治自皆化盜以為民佇
看奏最於霜臺非久催班於天闕某賦才甚短議讞非
長念刑期無刑此帝世好生之德而辟以止辟亦聖朝
用法之仁固知恪持三尺之嚴然每有寬一分之念匪
藉帡幪之庇能無顛覆之虞況夙荷於知音豈泛同於
屬吏雖大梁小桷無所取材然舊履遺簪諒非忍棄所
以聳聞於異渥為之深激於賀悰除江西提刑而收平

寇之功即迓豫軒之名命為南安司理而有折獄之譽敢云薦茂叔於公朝

通賀江西憲吳恕齋建臺

恩疏天闕榮建霜臺黼座恤刑特重憲綱之寄使軺察吏幸依德守之光部民舞手以交懽屬吏聞風而起畏竊以諸道祥刑之職寔為本朝立國之基惟仁於雪活而後能體祥符之心惟能於督捕而後可副熙寧之選欲稱九重之隆委必須一代之名流自非我公疇克是

事某官材名於赫德望斯皇其立如玉雪之清纖塵不
染所負乃棟梁之重大任可勝卓然吾道之宗允矣公
朝之望若學問之正大與詞藻之英華上窺姚姒下逮
莊騷該貫羣書之奥高摘屈宋濃薰班馬融為一家之
文自躋膴仕以來旋步亨衢之闊左右司學為宰相典
故具存天下事盡在都曹職任彌重彼有心於求進則
何官之不為久應入侍於冕旒胡乃尚持於麾節帝曰
江右十一郡之廣誰與澄清公奉天子尺一詔而来正

資欽恤上以體當宁好生之念下以遂羣黎覲德之心
載惟名門夙有家學蓋以三百篇之作皆老師宿儒所
未言十二國之風有先王遺教之尚在今也以得於吟
詠者探民隱以精於計論者為吏師強暴之侵則知穿
墉之奸所當明刑政之苛則知變風之弊所當正讀行
路之章則必能如聽訟之名伯歌泮水之什則必能如
淑問之皐陶宜岸宜獄則小宛之詠固已深於講聞無
罪無辜則巧言之詩固已熟於淹貫雖速我訟雖速我

獄斷能明辨於是非周爰咨度周爰咨諏必也洞知於
利病此乃家庭之教詒與夫師友之見聞第以輔佐之
才經綸之學自合即躋於紫閣詎容尚肅於繡衣行矣
絲綸升之廊廟以展致君澤民之志以宏開物成務之
功某文字蠹魚姓名蟣虱窮氈刻苦惟知厲志於螢燈
老硯磨穿豈謂登名於鴈塔冐然干祿拙甚謀身幸哉
一旦之遭逢有此二天之覆幬尚祈容察敬致皈投望
夫子之墻行即仰瞻於數仞依杜陵之廈願言大庇於

萬間

代通賀陸雲西除江西帥

九陛疏恩十連宅牧天子衛中國控南紀之上游元帥奮雄圖建西江之大閫金湯鞏固旗幟精明於惟華宗厥有碩望賈以新語著機以文賦名胸蟠萬卷者有書笥之稱章釋五經者預文學之選詞翰固稱雄於當代學問亦敻出於時流俱未若唐在貞元之間時有宣公者出嘗試觀其大畧真允合於明公起詔草若湧泉曾

侍禁垣之邃宅學士皆閣筆素高詞藻之工因取奏議
而觀有感今日之事君德雖無於差失改行救過之語
不可不陳國勢未至於阽危居重馭輕之策不可不審
以言乎財則田里竭誰與陳大盈之儲以言乎兵則禁
衛虛誰與論神策之戍爪菓得官而名器濫間架有税
而賦歛興吐蕃尚敢陸梁邉備之不可踈者所當慮盧
杞未聞貶竄智術之不可測者所當防苛刻之政雖未
聞或謂其恤民之未至猜忌之迹雖未著或疑其待下

之非誠苟居中獻替之無人則多事艱難而誰責今也
以擒翰之材而蕃翰以演綸之手而經綸岳牧用詞臣
盖以得君而重元戎開幕府尤高制敵之謀亦猶抗守
西陵吳邉有所恃而固遜邉在南郡魏人不可得而侵使
威聲震乎大江以西則外敵自是不戰而北然而福一
路幸矣澤四海謂何匪伊茂著於外庸豈止復為於內
相某宮蓬萊道山之人物楚澤雲夢之胸襟行本今天
如靄霽月光風之象文追古作有加陽春白雪之音嘗

以譜系而求諒亦嘉興之裔既有同於氏族又俱入於
禁林所遇之時雖殊此心之忠則一盖明明我后非可
與德宗而並言而蹇蹇王臣豈肯使敬輿之專美所以
水心取其忠似鄭公而學則過東坡謂其才如賈誼而
術不疎誠齋以大勇稱徂徠以能諫許固敢誦言其大
節不復比數於其他如某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自揆
叨恩於延賞愧非學古而入官昔嘗從諸老先生之遊
皆予其進今又在門生弟子之末何幸斯逢刿鶚書嘗

辱於薦揚於鶚弁允為於際遇一編策雋有慚蠹簡之
留心四舉蜚英殊愧龍門之點額以樸樕之流而膺學
有能聲之譽以斗筲之器而蒙材可大用之褒感極于
中名浮于寔辱在門墻之舊喜聞綸綍之新少攄賀厦
之忱東猶願摳衣於丈席輙忘僭躐再叙皈依烏大夫
出師河南拔温生於幕下裴晉公董師淮右辟韓子於
軍中敢以此身投之大造江西陸子靜幸依當代之名
師河汾王仲淹願續斯文之餘脉

代通賀京尹李肯齋

奏最外臺疏恩中禁邦畿民所止正資彈壓之才京兆政如神妙揀精明之尹綸言一布輿誦四馳其官維岳聲名肯堂家世學致於道造乎孔孟顏曾言發而文蔚若歐蘇韓柳麾節屢持之後冕旒益重其名自簡注於光皇俾馳驅於近甸謂人情莫不欲安莫不欲逸必使臣周爰諮度周爰諮諏畀以憲綱兼之庾節盖司廩祥政之寄乃為人立命所關皋曰殺之堯曰宥之參酌重

輕之典禹思溺者稷思飢者推行拯救之仁既績用之
彌彰豈登庸之敢後嗣聖方新於臨御神京要在於肅
清必得韓維包拯其人俾任王尊張敞之職商邑翼翼
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巖巖聳觀瞻於一道益恢宏業即
遐邇聯其刻苦茅簷叨塵桂籍杜牧第五人賦慚聲律
之末工張倬題千佛經愧科名之非稱嘗誦劉元城看
條貫之語遂為范文正司牢犴之官此心惟務於哀矜
凡事敢言於明允蓋本朝立法未嘗嚴以三尺而先儒

嘗謂惟當寛之一分忻聞英蕩之來喜得帡幪之托雖
繆庸之是懼有覆幬之可依方千里曰王畿既在走趨
之列得萬間庇天下尚祈容察之恩

代通賀吉守王敬巖兼常平

綸音天渙絲轡星馳秉玉節以建臺風霜一路分銅符
而作郡雨露羣生部民舞手以歡呼屬吏委身於歸向
嘗考皐陵之踐阼時有良相之秉鈞其節操剛方其學
術正大其典大藩則政事出於寛厚其為臺察則議論

主于和平追夫疇咨若時登庸偉然廊廟之器亦惟圖任
舊人共政入為鈞軸之司每取周史而觀無如相業之盛
咸有一德允釐百工上以天變為憂公則歷言乎寅畏
上以民生為念公則備述乎飢寒論邊備則謂其廢而
不修論人才則取其明而不刻論風俗則歸之於綜名
核實論恢復則歸之於遠慮深思用能振起治功翊扶君
德因以方今大勢揆之在昔先朝蓋有聞孫克肖乃祖
某官超羣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沖咳唾成文陣馬風

帆之敏精神滿腹氷輪雪柱之清自登膴仕以來即合要津之立雖徘徊於州縣已顯著於聲華皂蓋分符咸受寬之一分之賜綉衣持斧未嘗嚴以三尺之苛所至皆清而人共推其操愈堅而名益重左右司學為宰相典故久諳天下事盡屬都曹職任吏重使於時而可徇則何官之不為屬吏化以攺絃乃起賢而典庾剏常平之為職寓大意於恤民帝曰江右十一州之氓尚茲愁嘆公守廬陵十萬户之郡就以撫摩往為朕行徒得君

重摘山煮海陋哉管商規利之謀發廩賑飢惻然禹稷由己之念於一路則幸矣如四海之望何福星雖得於鮮于霖雨尚稽於傅説青原白鷺輶煩比日之旌麾紫閣黄扉自有當家之衣鉢矧今天變甚於淳熙之數誰與陳禱雨之忠民生甚於淳熙之飢誰與進務農之語邉備未能如淳熙之固誰與陳修政之良規人才未能如淳熙之多誰與咨遴將之聖問淳熙之風俗歸厚今則進身化之言無其人淳熙之恢復究心今則顧忠力

之竭者誰其任行即著聞於郡最佇看趣覲於朝班然
後由中書而翰林盡復青瓆之舊物自簽樞而右揆再
調金鼎之新元恭遵先正之規摹宏濟當今之事會萬
古增光於前烈一門兩秉於國鈞魏徵之後有謩不數
有唐之盛事楊震之外為秉未誇東漢之名家如某者
猥以書生濫叨究爵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尚期桑硯之
磨四舉於吏部而後成有愧韓籍之棄幸屬照臨之下
少伸賀慶之私烏鵲南依自喜卜巢之有托馬牛下走

行將負弩以前驅

通賀行省參政王允中

建行省府號小朝廷下一尺書演絲綸於北門提三道印合閫廣而西江牙纛森臨耄倪呼舞竊以明主舉賢參政乃成夾輔之勳丞相董師集功爰重專征之責非小事任要大檐當必惟其人乃副茲選某官丕天偉績貫日精忠綬帶輕裘有兩叔子瓚圭秬鬯又一召公歸然廊廟之重臣出則詩書之元帥如我公者其斯人乎

於惟吾宗居多名世商爲真漢相濬有伐吳功此特以
其槩言固未暇於枚數迨至東晉而後延及江右諸賢
或揮玉麈之清或擅瓊林之譽或比之爲風麈外物或
望之如神仙中人風流如逸少者多事業惟茂弘而已
其派又傳於汾水厥初皆出於太原載惟我公之聲猷
足證故家之文獻有公輔器則所到當起於覽作賢臣
頌則其文不減於褒蓋嘗以仕國而觀何莫非當家之
事茂林脩竹崇山峻嶺羣賢畢集往年嘗訪於蘭亭落

霞孤鶩秋水長天逸興遄飛令日又臨於滕閣遐想摩娑於壁記方將陸續於家聲顧惟肖人得忝華胄昔丞相旦受狀元曾非特以勳業而相期蓋亦念譜系之同出此周人所以異姓為後而大易亦曰同人于宗出婺州之派而凡庭堅本實同於家譜非錢塘之族而叔羅隱蓋景慕於詩名

稼村類藁卷二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李天相